

饒宗頤

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饒宗頤自題



饒宗頤

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 Collected Works of Jao Tsung-I
/ 饒宗頤作；《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編輯委員會主
編。-- 初版。-- 臺北市：新文豐，民 92

冊； 公分

ISBN 957-17-1988-9（全套：精裝）

1. 學術思想—中國—叢書

112.08

92016820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Collected Works of Jao Tsung-I

第十二冊 八卷

敦煌學（下）

全二十冊

作 者	饒宗頤
主 編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編輯委員會
執行編輯	單周堯 何廣棧 鄧偉雄 蘇芳玉
責任校對	于 昕 蕭敬偉 陳應時
美術設計	雷雨
	柏羽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高本釗
發 行 及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所	臺北市雙園街 96 號
	TEL: (02) 23088624
	(02) 23415293-4
	FAX: (02) 23023870
	(02) 23568076
	網址: www.swfc.com.tw
	E-mail: sales@swfc.com.tw
登 記 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第 0649 號
初 版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
定 價	新臺幣 32,00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如有破損 歡迎退換）

ISBN 957-17-1988-9 08000000（全套：精裝）

08000012（精：第 12 冊）

卷八 敦煌學 目錄

敦煌學散論／一

法京所藏敦煌群書及書法題記／三〇一

敦煌白畫／六一五

敦煌曲／六七九

敦煌曲續論／九二七

敦煌琵琶譜論集／一二九

寂 煌 曲



目錄

引論／六八三

上篇 敦煌曲之探究

敦煌曲之訂補／六八七 敦煌詞之年代問題／六八八 敦煌曲之作者

／六九五

中篇 詞與佛曲之關係

詞之起源與佛曲（讚詠）兼論敦煌所出之佛讚集／七〇二 詞與法

樂（法曲）梵唱及僧人之改作舊曲／七〇八 偈讚與長短句／七二三

讚詠在道釋文學上之發展及其與曲子之分途／七二五 和聲之型態

及其在詞上之運用兼論佛曲之樂府／七二八 敦煌曲與樂舞及龜茲

樂／七三二 敦煌曲與寺院僧徒／七三三

下篇 詞之異名及長短句之成立

詞之異稱／七三七 敦煌卷中「詞」字之異義／七四〇 詞在早期目

錄書中之地位兼論其功用與歌訣／七四三 結語／七四五

敦煌曲繫年／七四九

本編

新增曲子資料／七五四 《云謠集雜曲子》及其他英法所藏雜曲卷

子／七六七 附一 《云謠集》板本資料／七八二 附二 上虞羅氏

及日人藏本之曲子／八四六 新獲之佛曲及歌詞／八五〇 附一

《五更轉》之別格／八五九 附二 偈之體裁／八六〇 聯章佛曲集

目／八八二

附錄 敦煌曲韻譜／九〇三

附一 不見于敦煌曲之韻目／九二二 附二 詞韻資料舉要／九三二

詞調字畫索引／九二三

引論

中國文學與繪畫之發展，有一共同之趨向，即逐漸簡單化與寫意化是也。五代《花間集》之詞，如畫中之傅粉，沒骨一路〔一〕；宋人之詞，格律精嚴者有如院畫，其自我抒寫者，則猶乎水墨畫之作。以其脫離宗教（讚詠）詞及樂工（教坊）詞之羈縻，獨立成為文人之詞；亦如畫之由壁畫、院畫發展而為文人畫。宋代文人嚴別雅詞〔二〕而擯俗艷之曲，正如畫家之棄匠氣而崇尚士氣，故詞之有士氣者，即為雅詞。畫之與詞，其塗轍正相似也。

詞出于樂府，人所共悉〔三〕。近賢新說，有謂吳韋昭之鼓吹曲，即填詞方法之濫觴〔四〕；有以南朝吳歌之綺艷，影響詞之內容〔五〕，此僅就其一端論之。六朝以來，樂府演為宗教文學，佛教之法

〔一〕況周頤《蕙風詞話》謂顧太尉五代艷詞上駟也，其艷乃益入神入骨，其體格如宋院工筆折枝小燈，非元人設色所及。

〔二〕如曾慥之《樂府雅詞·序》云：「涉諧謔則去之，名曰《樂府雅詞》。」

〔三〕王灼《碧雞漫志》：「古歌變為古樂府，古樂府變為今曲子，其本一也。」

〔四〕蕭滌非《樂府填詞與韋昭》。（《國文月刊》一四期）

〔五〕劉雲翔《吳歌與詞》。（《同聲月刊》二之二，一九四二。）

樂，道教之道曲，多與樂府結緣。唐教坊之法曲、大曲，其曲調來源非一，不少出于宗教。唐時詞與詩界限尚未分明，《舊唐書·音樂志》：「太常舊傳宮商角徵羽譌樂五調歌詞各一卷，皆近代詞人雜詩，至韋縯又令太樂令孫玄成更加整比為七卷。」又云：「其五調法曲，詞多不經，不復載之。」既稱其書曰歌詞，又指為近代雜詩，復云「詞多不經」，則其中庸或不少為俚樸之民歌乎？劉（禹錫）白（居易）唱和之詞，白氏自編之《長慶集》列于（卷六十七）律詩，劉集則廁于樂府（卷八）。張志和之《漁歌》已具長短句形式^{〔六〕}而被目為雜言，俱為詩詞不分之明徵。文人截取法曲大曲之一段，或製為小調，宜于尊前清歌妙舞。前此之樂府，有一長時期為宗教所利用，至是始純為個人抒情之作，由沈悶變為生動活潑。《花間集》之選，歐陽炯序云：「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五百首。」「曲子詞」一名于以成立。炯序又云：「唱《雲謠》則金母詞清。」則敦煌《雲謠集雜曲子》之結集，亦循此一觀點著手；由此兩集所見之曲子詞，其遴選標準可以概見，蓋已脫離一般樂府與宗教性讚詠之範圍矣。

唐代總集，若日本弘仁時期著作之《文華秀麗集》（公元八一八年）、《經國集》（公元八二七年），其中皆立「梵門」一類，凡佛教題材皆屬之。《經國集》收詩九百一十七首，分為樂府、梵門、雜詠三類^{〔七〕}。張志和之《漁歌》及嵯峨天皇輩之和作，繫在卷十四雜詠，而題曰「雜言漁歌」。

〔六〕參拙作《詞籍考》「張志和」條。

〔七〕松浦友久《經國集論考》。《中國古典研究》十二，九七頁，早稻田大學印。

敦煌所出唐五代歌曲，大抵有兩大類：一為宗教性之讚偈佛曲；一為民間歌唱之雜曲；前者屬於梵門，後者則為雜詠。衡以嚴格曲子詞標準，梵門之製，不宜攔入，故王重民于《敦煌曲子詞集》中，佛讚之類，概擯不錄。若從文學資料而論，此類佛曲仍大有參考之價值也。

敦煌曲在寫作技巧上固未臻成熟，然在文學史上有其重要貢獻。所發見之新資料，可以說明詞在產生與發展之過程中，民間曲子作品之流行情形，及其如何保存于寺院之實際狀況，對於詞之起源與佛曲之關聯問題，可提供若干答案，本書引論將從此一端作詳細之研究。

敦煌寫卷中，唐五代歌辭之發見為近半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之一大事，自朱彊村校刊《雲謠集雜曲子》，其後王重民就其所目睹者，撰為《敦煌曲子詞集》，任二北重加校錄，探賾索隱，涉論廣泛，諸多啟發，惜未接觸原卷，每沿前人之誤，用力至深，去真相尚遠，然其貢獻，不可磨沒也。

王書於一九五六年復有修訂本，仍有小失〔八〕。余於一九六五年杪來歐洲，欣有機緣檢讀英法敦煌寫卷，考索結果，復有不少新知。爰重為輯錄，略加說明，俾讀者得覘原貌，或有更進一步之了解也。

本編所錄英法諸卷，敘述特詳，他則據王氏、任氏、周氏（泳先）之書著錄。列寧格勒蘇聯科學

〔八〕如 P·三一二七之「少年夫聲」仍作「小年少輩」。P·三八三六之割裂為多段，左景權先生已指正之。見 NOTE SUR LA REMISE EN ORDRE DU MANUSCRIT 3836 DU FONDS PELLIOI-CHINOIS, MÉLANGES DE SINOLOGIE OFFERTS à MONSIEUR PAUL DEMÉVILLE, pp.35-40, PLANCHES I-VIII, 1966。

院 (LA SECTION DE LENINGRAD DE L'INSTITUT DES PEUPLES DE L'ASIE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L'U.R.S.S.) 兩詞，承戴密微教授取得影片，俾資補錄，尤為難得。圖版僅就法京藏物選載。本編正文所收，以曲子詞為主，先為新增曲子資料；次則《雲謠集》及習見之曲子，每首略附校記；又次則少數新獲之佛曲及歌詞附焉。其聯章佛曲，僅列為表，以備考覽。卷末并附韻譜與索引。

是書之作，乃作者受聘法國國立科學研究院 (C.N.R.S.) 在歐洲滯留九個月間工作之成果，承戴密微教授之指示，及法京國立圖書館 MADAME M.R. GUIGNARD (CHEF DU CABINET ORIENTAL DU DÉPARTEMENT DES MANUSCRIT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倫敦大英博物院 MR. E.D. GRINSTEAD 給予方便，友人陳祚龍、左景權、吳其昱諸先生時獲切磋之益，謹此深致謝忱。

一九六八年八月識

上篇 敦煌曲之探究

敦煌曲之訂補

(一) 補詞

下列為王氏、任氏二書缺載者：

《思越人》(P·二七四八。V)

《怨春閨》(P·二七四八。V)

《曲子喜秋天》(S·一四九七)

(《謁金門》) 《開于闐》(S·四三五九)

《曲子名目》(P·三七一八。V)

《曲子還京洛》(L·一四六五)

《長安詞》(L·一三六九)

《藥名詞》(S·四五〇八)

《傷蛇曲子》(S·二六〇七)

(二) 補句

《詠月婆羅門》 S·四五七八缺字甚多，可以P·二七〇二補足之。

《禪門十二時》 北京《鳥》十多缺句缺字，可以S·四二七補全。

《十二月曲》 S·六二〇八原卷模糊殘缺，P·三八一二可以參訂。

《嘆百歲詩》 S·一五八八缺第六十六章，以P·三三六一。V補足之。

(三) 綴合

《五臺曲子》 S·二〇八〇+四〇一二，天成四年寫本。

P·三八三六與P·三一三七（現編入藏文四七號）原為同一小冊，分裂為二。

（四）補作者名

P·二〇五四《十二時》各書失載作者之名，據卷背標題，知為智嚴所作。

敦煌詞之年代問題

（一）S·四三三三卷「廿廿宴」之年代

《菩薩蠻》詞牌已見《教坊記》〔一〕，崔令欽書所錄止于開元，則《菩薩蠻》詞是時已有之。雖李白之作是否真偽，今尚未有定論，然宋人之說有足注意者：

（1）李易安記開元、天寶間，李八郎〔二〕能歌擅天下……，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變之靡日煩，已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鷄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舉〔三〕，依上列各調排次，且知《菩薩蠻》之興似在《漁父詞》之前。

（2）《宋史·藝文志》總集類有：

《謫仙集》十卷，勾龍震集古今人詞以李白為首。此書《宋志》列于姚鉉《唐文粹》之下，又次于徐鉉《雜古文賦》（許洞編）、王欽若、錢惟演所作《義門書堂詩集》（華林編）之前。勾龍震生

〔一〕任二北《教坊記箋訂》，頁三、八九。

〔二〕李八郎即李袞，見李肇《唐國史補》下。

〔三〕《茗溪漁隱叢話後集》三十三可以證《教坊記》之說。

平未詳，要為宋初人。此《謫仙集》乃集古今人詞者，當為《花間集》以後之詞總集，惜不可考。然以李白所作為首，雖不明言為《清平調》抑《菩薩蠻》、《憶秦娥》，以此證之，太白之詞為人所重視，不待《古風集》之載錄可知矣〔四〕。

敦煌曲子詞中，鈔錄《菩薩蠻》不一而足，其有涉及年代者，任二北曾舉S·四三三二以證其出于天寶，且指此為最古之《菩薩蠻》〔五〕。余在倫敦曾細覈原件，為粗黃紙一張，一面書壬午年三月卅日，龍興寺僧願學於乾元寺法師隨願倉便麥事〔六〕，又言「其願學有往來人言道漢地死亡」云云，此段重鈔一次，文有出入，一面書詞三首，共十一行，起《別仙子》，又書《菩薩蠻》（即「枕前發盡千般願」一首），又書《酒泉子》，僅數句而止，尚未鈔完。兩面筆跡頗相似，知此三首乃出于寺

〔四〕陳鵠《耆舊續聞》言其家藏李後主《七佛戒》又雜書二本，中有《臨江仙》塗注數字，其後則書太白詞數章，是平日學書。不知《菩薩蠻》在其中否？《古風集》詳拙作《詞籍考》，頁六。

〔五〕見任氏《校錄》，頁三五，《初探》，頁二四一。

〔六〕此文劉銘恕《斯坦因劫經錄》，頗多鈔失，茲重錄如下，文云：

「壬午年三月卅日龍興寺僧願學於乾元寺法師

隨願倉去己卯年十一月廿二日便麥肆碩粟肆碩

其麥粟於大眾沙彌面上買絹其願學有往來

人言道漢地死亡其王法師徵索此物其物④他自

不招言道不取。

握緯……（下略）」

院所鈔寫。《別仙子》有「曉樓鍾動執纖手看看別」句，而紙背于「壬午年三月」兩段文字中間，有隨手雜書「握緯」二字，纖字只寫一部份，其偶寫「握纖」二字，當因正面有「握纖手」句。可見正反面之關係，殆先鈔詞，而後書願學事，可推知此三詞當寫于壬午以前，而出僧徒之手。其《菩薩蠻》三字作「廿廿冪」，小字注于枕前句之側，顯為後添。「菩薩」字省寫作「廿廿」，與敦煌寺院寫卷慣例相同〔七〕。

壬午究為何時，任二北據《佛祖統紀》五十三以為天寶元年，因是時玄宗敕天下興建開元寺、龍興寺，而此紙適見龍興寺之名〔八〕。然此龍興寺乃敦煌本地大寺之一〔九〕。其言「願學有往來人言道漢地死亡」，可見是時敦煌正值吐蕃統治時期。沙州陷于吐蕃在建中二年（七八一），至大中五年（八五一），張議潮收復河西，在此期間之壬午，應為貞元十八年（八〇二），若下一壬午為懿宗咸通三年（八六二），時河西已脫離吐蕃之羈絆矣。此紙之《菩薩蠻》、《酒泉子》、《別仙子》當鈔于貞元壬午之前後，決非天寶之頃也。

〔七〕南詔張勝溫畫卷菩薩亦作廿廿。

〔八〕向達《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謂此卷背寫「壬午年龍興寺僧學便物字樣」。奪去僧「願學」之「願」字。其依向氏說，定壬午為天寶者，又有張琬《菩薩蠻及其相關之問題》，見《大陸雜誌》二〇卷一、二、三期。

〔九〕參藤枝晃《敦煌之僧尼籍》。

(二) P·三一二八所錄詞「頻見老人星」之年代

此卷錄《菩薩蠻》三首、《浣溪沙》三首、《浪濤沙》三首、《望江南》四首、《感皇恩》二首。《菩薩蠻》中有二首可定年代：

(1)「千年鳳闕爭雄弁，何時獻得安邦計？鸞駕在三峰，天同地不同。」

三峰指華嶽，唐人詩所云：「天外三峰削不成。」此指乾寧三年（八九六）唐昭宗幸華州事（詳《新五代史·韓建傳》）。

(2)「再安社稷垂衣理，受（壽）同山岳長江水。頻見老人星，萬方休戰爭。良臣安國部，金

（今）喜迴鸞鳳。從此後太皆（階）清，齊欽弔聖明。」

此首言「從此泰階清」，應指梁開國事。《舊五代史·太祖紀三》：

開平元年八月甲子平明前，老人星見于南極。

開平二年八月甲寅太史奏壽星見于南方。

開平三年八月司天臺奏：「今月二十七日平明前，東南丙上去山高三尺以來老人星見測。」

開平四年八月，車駕西征，庚午次陝府，辛未，老人星見。

乾化元年八月癸亥，老人星見。

此後不書老人星，此詞言「頻見」，可定作于開平、乾化左右。因知同卷中《感皇恩》二首所言：

朱紫盡風流，殿前卿想（相）對列諸侯，叫呼萬歲願千秋。

百僚卿相列排班，呼萬歲，盡在玉階前。

《通鑑》記梁受禪，百官舞蹈稱賀事正相合。疑《感皇恩》一類之詞作于此時。故此P·三二二八卷中之詞，有唐昭宗乾寧三年（八九六）、梁太祖開平元年（九〇七）二事，可為年代之定點。

（三）P·三三六〇大唐五臺曲子之年代

P·三三六〇為《大唐五臺曲子》五首，寄在《蘇幕遮》〔一〇〕。別有《五臺山讚文》，敦煌所出同卷甚多。任氏據許國霖書錄北京《鹹》字一八號讚文之第二首曰：「大周東北有五臺山。」定此《蘇幕遮》為武后前後作品（《初探》，頁二六一）。按《五臺山讚文》若P·四六二五云：「大州東北有五臺，其山高廣與天連。東臺往見瑠璃國，西臺還見給孤園。」及列寧格勒卷亦作「大州東北有五臺山」（L讚文四四）。「周」及「州」之同音別寫〔二〕非武則天之周也。

五臺山佛教著于《清涼傳》，相傳文殊師利說法于此〔三〕，亦其常鎮毒龍之所〔四〕，故《五臺

〔一〇〕參那波利貞《蘇幕遮考》，京都帝國大學紀念《史學論文集》。

〔一一〕任氏又舉卷中「國」字作囙，認為作武后之證。按《獻忠心》：「早晚得到唐囙裡。」國字作囙；P·三〇八六「那梨記囙名」，國亦作囙，敦煌卷此例甚多。

〔一二〕見《文殊師利菩薩現寶藏陀羅尼經》。